

根据民间传统的说法,开门七件事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有没有第八件事?有,实用主义地说,是手机。如果审美地文雅地说,我认为手机一搜满满都是对联。门一打开,你看到门联;进了门,登堂入室,你看到各种楹联。杜甫草堂能够没有楹联吗?武侯祠能够没有吗?大观楼能够没有吗?鲁迅《祝福》里鲁四爷的书房有半副,那是“事理通达心气和平”。国学根底好的鲁迅研究专家会为你补充它的上联:“品行昭明德行坚定”;他还会说,鲁迅虽然要青年少看中国书,“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”,自己却喜欢写作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对仗句子。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不就曾被人当作对联挂贴起来吗?

在香港,极富中华特色的对联到处可见。小时候看到某家门联是“幸有香车迎淑女,愧无旨酒宴



舞·憩 (纸本设色) 李晶

书房和我

赵玉龙

我在桃源居有一间小小的书房,这间书房是由一个阳台改建而成的。我把最近在读的书,整理在最容易拿得到的地方,把近期不打算读的打包成捆,打成成箱,垒起来。书房的空间越来越狭小,我对自己无法读完这些书常常感到越来越焦虑。有时候我会突然想到一本书,但是已经记不得究竟放在哪里了,我就开始翻找,从打包好的箱子里翻找。翻来翻去,在翻的时候又突然发现了另一本书。哇,这本书我也好久不见了,像是和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再次会面时一样感到高兴。我又开始把前面翻乱的书整理好。再次堆叠起来。我就坐在这个小小的书房中间的一张矮凳上,开始一个下午的阅读之旅。那一刻,我是最幸福的。

我常常在这间小小的书房里这样度过许多时光。有时候我进书房明明是想挑去挑选其中的一本书,静下心来阅读一番的,可是走进书房后我总这本翻一翻,那本看一看,我有好多本书都看了个开头,后面很多部分一直拖着没有看完。

我安慰自己、暗示自己一般地想:反正,我总有一天,会把这些书都看完的。为了要看完这些书,我想,我以后得早一点退休,然后,我还得很长寿,并且要健康。



嘉宾”,就兴奋起来,快有美艳的新娘可看了。到了农历新年,更是家家户户门口都张贴春联。最常出现的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红彤彤的纸,金闪闪的字,真是富丽堂皇,尽管张贴的是住狭窄“劊房”的草根百姓。中国人过节过生日,

繁花似锦 春满乾坤

黄维樑

都有形形色色的对句、对联。如贺生日,就有“仙寿恒昌,芳龄永继”等等;比较通俗的“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”,连三岁小孩都会琅琅向爷爷奶奶道贺。以英语为国语的英美等国,过节过年过生日,就只有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, Happy Birthday 单调的贺词而已。无论科技多先进,ChatGPT多厉害,欧美各国生产不出对联;因为像

英文这类文字,字形既不是方块,语法则复杂繁琐,不像中文的简约灵巧。光是动词,英语就变化多端:如 do, did, done, doing; 如 go, went, gone, going。吾友陈耀南教授对此中英不同,有妙语:我们的中文啊,是一“干”到底,一“走”了之!

对联的一个语言特质是对称,由对称形成对偶、对仗、对联。英文当然也有对称的语句,莎士比亚、王尔德、丘吉尔等也都美“对对子”;却绝不可能像中文对得那样工整,那样巧夺天工。不管莎翁怎样用心修辞,莎剧中金童玉女如何成双成对,他就没有汤显祖那样有祖宗的遗产可继承;对着《牡丹亭》里“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”之类丽辞,只有望“华”兴叹,非常无奈。

几千年来,中国人一向喜欢对对子,从上古的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、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日月叠璧”“山川焕绮”,到胡适的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——需知道胡适的“八不主义”包括不讲对仗,而他这里对了;到余光中的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,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”——他是不写旧体诗词的现代诗人;从古到今,我们有多少千汇万状千奇百巧的对仗、对联,藏在诗词里,在厅堂里,在文友的谈笑间,在乾隆和纪晓岚

夫人闺蜜的老公姓沈,是某市重点高中的一名数学特级教师,在高中数学领域算得上是一个权威。他不是班主任,是个校长,却比班主任还关心学生。

班上有一学生,单亲家庭,2岁时父亲就自杀了,据说他爷爷也是自杀的。这个小孩非常有个性,也比较要强,他平时闷声不响,但一旦发声,声音巨大,他竞争班干部,非班长不当。失利后,闷闷不乐。发出威胁声,当不上班长,无所谓,反正我对这个世界也不留恋了。他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于是想找他聊聊天,开导开导。他知道他数学还可以,便有意识和他谈数学,想从这个路径进入他的心里,但该生拒绝说,沈老师,你不要和我谈数学,我现在对数学不感兴趣,有本事你和我谈文学。学生还沉浸在失败的氛围里,不想和他交流。学生也清楚沈老师并不喜欢文学,有时候在言语里还会流露出轻视之势。学生故意激将他。

数学老师的文学谈

格至

我从来不看,我只是看得比数学内容而已,我们聊聊,谈谈我对海子及海子诗歌的认识……他认真地回答。于是,两人深深浅浅地聊了好久。

事后,沈老师感慨说,十七八岁的小孩是最容易走极端的,特别是在荣誉面前。过了这个坎儿,那就一马平川了。据悉,这个一直嚷嚷着要自杀的小男孩,后来正常地上大学,参加工作,和沈老师还是微信好友,时不时地来个互动,但此后沈老师和他却从来没有谈起他们的那次聊天……

回家过年,最怀念的是,几十年前的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在我们家的年夜饭上的必备“名菜”酒糟鸡。

当年春节只休息三天,母亲每年都选择大年三十宴请亲戚,一起吃年夜饭。萝卜丝拌海蜇头、香菜皮蛋、香干拌水芹菜、白切肉、酒糟鸡等冷盘是雷打不动的冷菜,外加若干个热菜和一个炭烧火锅,一家人和亲戚们围坐在圆台面前,一边看着央视的春晚,一边其乐融融地海阔天空聊着天。

我们家年夜饭上最受欢迎的菜,就数酒糟鸡了。那年头,鸡是紧张商品,要吃鸡必是过大年。为了做好酒糟鸡这道“名菜”,母亲便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起来。

听说南汇乡下的公鸡做酒糟鸡最好吃,母亲就联系父亲原来在南汇结识的老乡,趁老乡春节前到城里来销售自养鸡的时候,买上两只鸡做酒糟鸡。

母亲制作的酒糟鸡自有一套,买回公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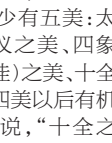
后散养几天,待到过年前的一周,母亲便亲自操刀,先将鸡杀后洗干净,待锅里水烧开后,将鸡放入锅中,沸水煮五分钟后再捞出来,放在冷水里浸一夜,母亲告诉我,沸水里煮鸡不能超过五分钟,否则鸡肉就变老了,此乃她的秘方。第二天将鸡切块,然后放在搪瓷缸里,放入少许盐和姜,倒上绍兴黄酒盖上盖。到了大年三十,再将酒糟过的鸡放在盘子里,就成了年夜饭的一道特色佳肴。

上了桌的酒糟鸡,满屋香味扑面而来,邻居走过我家门时都会赞不绝口。满屋的香味,不仅吸引了邻居们,也挑起了我们小孩子的味蕾。由于当年食品匮乏,人们都盼着过年可以吃大餐,因而,母亲做酒糟鸡引得我们

我对辣椒怀有敬畏之心。

辣椒是天上的植物,因为善良人的爱心才降临人间。我曾有一本书叫《当世界变成辣椒》,讲美食。重庆冬天潮湿阴冷,夏天酷热难熬,都离不开辣椒,辣椒的火辣既可添热,又可去毒。母亲一周从造船厂回一次家,每回要带走一瓶自制的油辣椒,是用辣椒磨成粉,加花椒和豆子盐,用热油浇上去,闷过十分钟才香。我们那一带的人都离不开它,就是旅行,也要带上它。

我在意大利,这儿的人爱辣椒跟重庆人一样。当地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有花草和水果蔬菜出售,我会买一盆墨西哥辣椒,放在厨房窗台上,需要时摘几枚下来,做奇



话说潮州某财主为母亲祝寿,请一秀才撰写贺联。秀才说状元郎已有现成的佳作,可用之。财主看了,说好是好,却不贴切为母亲贺寿之意,上联应改为“天增岁月母增寿”才。秀才同意更改,补充说,改后上联的“母”和下联的“福”对得不工整。财主问如何是好,秀才曰:下联改为“春满乾坤父满门”乃佳。不料这财主听后竟拍手叫好,秀才大笑。这副改了的春联,有没有贴在财主的朱门,不得而知。过春节,桃红柳绿,繁花似锦,增寿且添福(或添“父”),喜气洋洋,当然要笑声满门满乾坤了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路鸿作为《上海诗人》杂志的编辑,最了解他的,莫过于《上海诗人》杂志执行主编李振邦先生了。他说:“路鸿与我共事多年,深知他是一个低调正直干净的诗人。这样的诗人是很可贵的!”

与干净的诗人在一起也是轻松开心的。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建诗歌组,我和路鸿又在了一起了。那时,我们每周四下午在市官参加诗歌活动,或听讲座,或讨论诗歌。我们还编有《诗画廊》油印交流诗页,诗页是为人民广场靠近市官一边的一排橱窗服务的。当时,在那排橱窗上,有我们诗歌组的诗,配上当时比较有名的画家作品共同展出,这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深受大家称道。而我在市官能够担任《诗画廊》的责任编辑,就是在编委陆新瑾、路鸿等人热心推荐下担纲的,他们认为我思想比较活跃,又能热心帮助他人。我在负责《诗画廊》诗页时,在组稿、选稿、改稿等事项编务上没有一点顾虑,路鸿等编委从不干涉,还经常鼓励我,说我选稿有味道,选稿适合配乐。

有一次,实在经不起酒糟鸡的诱惑,偷偷地掀开了搪瓷缸的盖子,用手拿了一块鸡吃。在自认为偷吃得天衣无缝时,哪知母亲回到屋里闻到了酒香味,便打开搪瓷缸盖查看,发现整齐排列的鸡块,似乎少了一块,便责问我是否偷吃了,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,我只好承认。接着就是一顿训斥,还吓唬说,里面的酒吃了会醉的,醒不过来的。吓唬归吓唬,母亲还是“特赦”了我,没有再“吃生活”。

年夜饭年年吃,菜肴也在不断地翻新。过去吃年夜饭都在家里欢聚,虽不丰盛但也乐在其中,多少年过去了,年夜饭上的酒糟鸡的年味还留存在我的心中。

回家过年 责编:吴南瑛

辣无比的菜。那天,我去给家人换手表电池,寒冷的天,因为疫情,伦敦正在隔离,除食品店外,餐饮酒吧其他行业都已闭门。我找到一个食品店,是印度人开的,有一个小柜台可以换电池。我发现店里有这种七星绿辣椒,超级辣,高兴极了。那个换电池的小伙子一下子对我热情起来,他问我是哪里人,我告诉他重庆,并说那儿的他跟印度人一样爱辣椒。我给他看我购的辣椒,他说这不是辣的,我笑了,是那种灯笼黄辣椒。我告诉他,那种辣椒到中国红军过草地长征时,没有麻药,就用那种小灯笼椒煮汤,让伤员喝下去,开刀时没有知觉。他大吃一惊。我敢说重庆人不敢吃这种小灯笼椒,因为我吃过一点,在地毯上压着肚子,痛得喊爹娘。真是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。

听一位诗友说,路鸿走了。77岁,要知道现在是活到七十岁不稀奇的年代啊,但他真的因心梗走了,没留下一点语言。诗人路鸿是擅长语言的,他的诗以短小精致著称,用他最富情感的语句,歌唱生活、吟诵爱情、抒发友情。

在我的诗友中,与我在一起活动最多的,路鸿是一个,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会儿上海市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,市里也组织多种类型的比赛活动,我写的一篇演讲故事《好媳妇》在全市故事演讲比赛中荣获创作、演讲一等奖,由于我所在的单位当时属于杨浦区,沪东工人文化宫馆创作组的老师便找到我,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故事组。其实我喜欢的是诗歌,于是在我的申请下,创作组老师同意我加入东宫诗歌组,在那里,我认识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诗人毛炳甫、居有松,还有路鸿。路鸿虽然大我很多,但我从没叫过他老师,一直把他当兄长看,他对诗歌组新来的小弟弟热情关心,还经常向几位老师推荐我的诗歌。

有一次,他对我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上的诗歌《清凉山》非常欣赏,便打电话给我,祝贺的同时,他说与我商量一件事,我问什么事?他非常认真地说,他最近创作了一首小诗,其中有一句诗非得借用我《清凉山》里的诗句才完美。我听了笑着说,毛主席的诗里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也是借用,我的诗句你觉得好没问题的,都可以借用。路鸿高兴地说,只要一句,别让他人看了说抄你就行。可见路鸿为人的真诚。

路鸿作为《上海诗人》杂志的编辑,最了解他的,莫过于《上海诗人》杂志执行主编李振邦先生了。他说:“路鸿与我共事多年,深知他是一个低调正直干净的诗人。这样的诗人是很可贵的!”

与干净的诗人在一起也是轻松开心的。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建诗歌组,我和路鸿又在了一起了。那时,我们每周四下午在市官参加诗歌活动,或听讲座,或讨论诗歌。我们还编有《诗画廊》油印交流诗页,诗页是为人民广场靠近市官一边的一排橱窗服务的。当时,在那排橱窗上,有我们诗歌组的诗,配上当时比较有名的画家作品共同展出,这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深受大家称道。而我在市官能够担任《诗画廊》的责任编辑,就是在编委陆新瑾、路鸿等人热心推荐下担纲的,他们认为我思想比较活跃,又能热心帮助他人。我在负责《诗画廊》诗页时,在组稿、选稿、改稿等事项编务上没有一点顾虑,路鸿等编委从不干涉,还经常鼓励我,说我选稿有味道,选稿适合配乐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上海百家出版社要出版一套“新世纪诗丛”,我的《散步森林》与路鸿的《江鹭》同时入选,他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祝贺,而且关照一定要与我交换收藏,没有一点大哥的架子。后来我们都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,在一起碰面的机会更多了。路鸿不是高谈阔论的那种人,但他的心态是积极向上的,所以他的诗也明亮温暖。作协组织我们一起去西山采风,我们回来大都写一两首,路鸿却诗兴大发,一发不可收地写了近十首:“西山坞的小木屋/关不住一夜情话/一早打开山窗/撞飞一大群/睡眼惺忪的山雀”“我的心/是常青树的年轮/最里面的那圈/就端坐着你”。我问,西山怎么会给你带来那么多灵感?路鸿笑答:“我最近欣赏了几次画展,画的都是自然风景,这次身临自然风景了,当然有灵感啦。”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

愿路鸿留下来的那些美妙诗篇不会随他走远,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。

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串脚印,也留下了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。